

恬堂詩文鈔

二

159
4
132

159-132



1200901382840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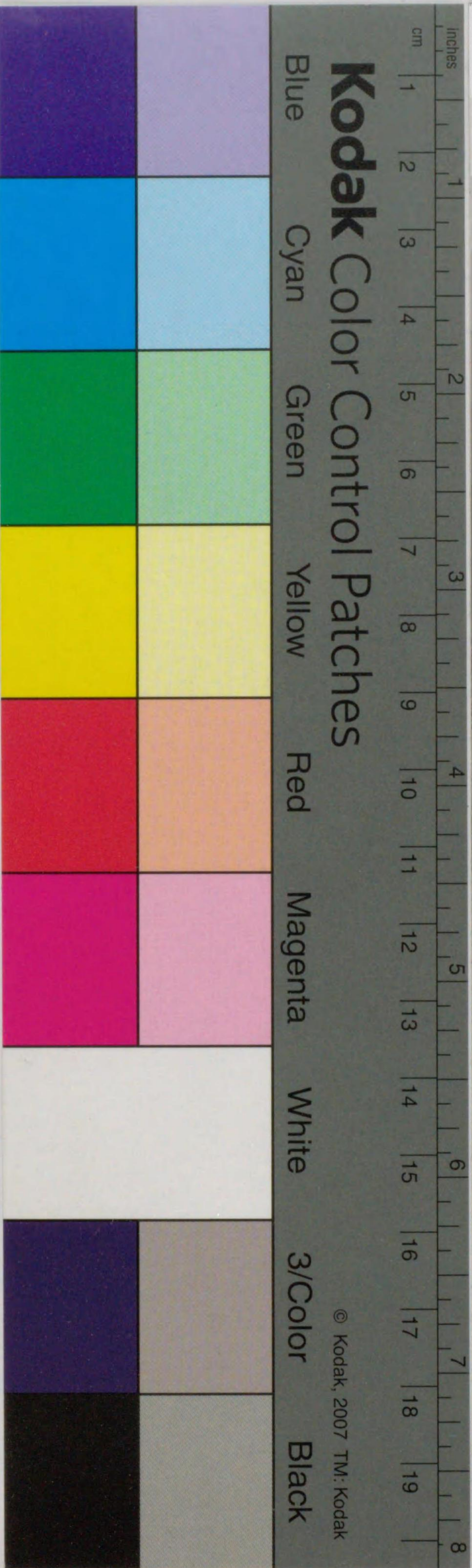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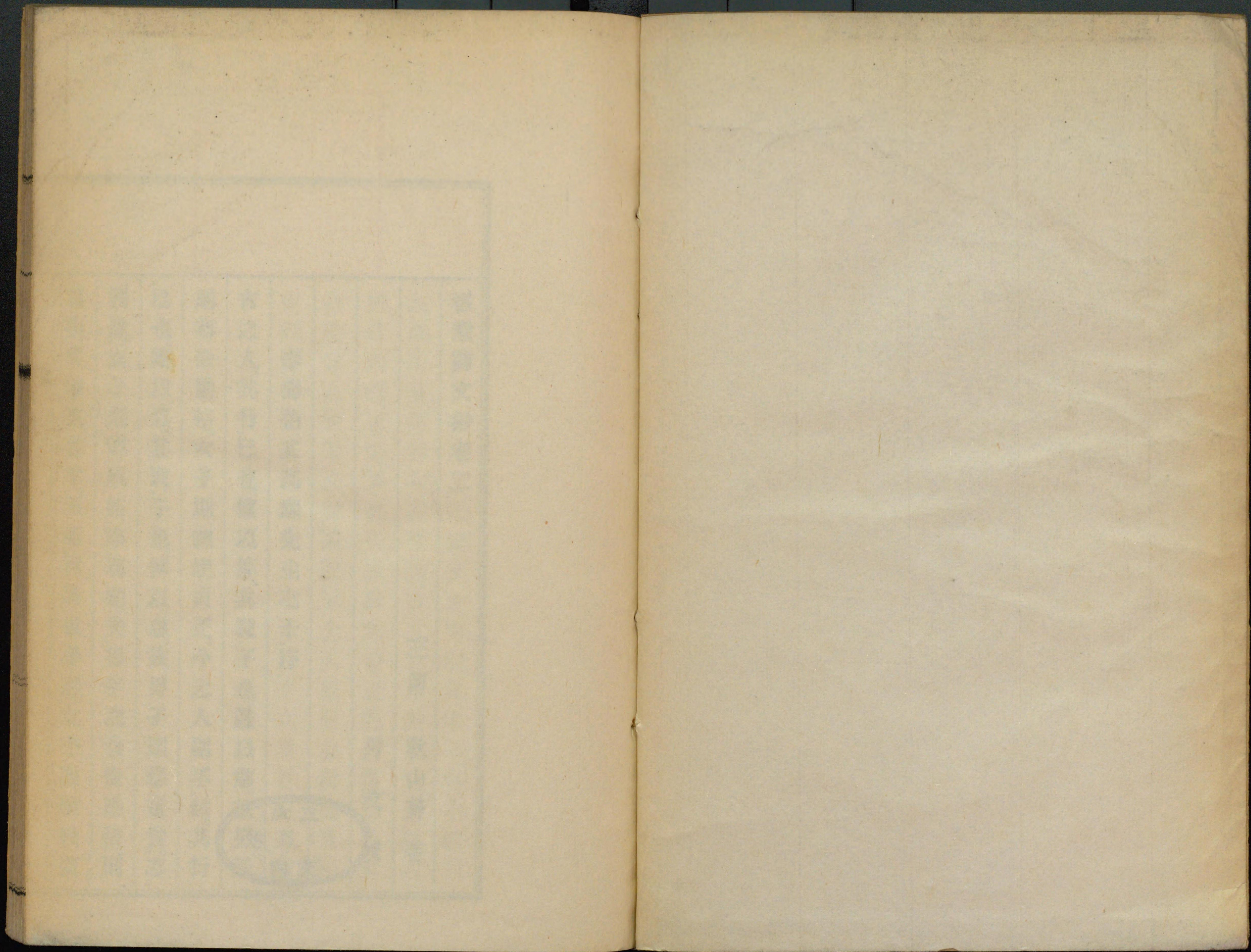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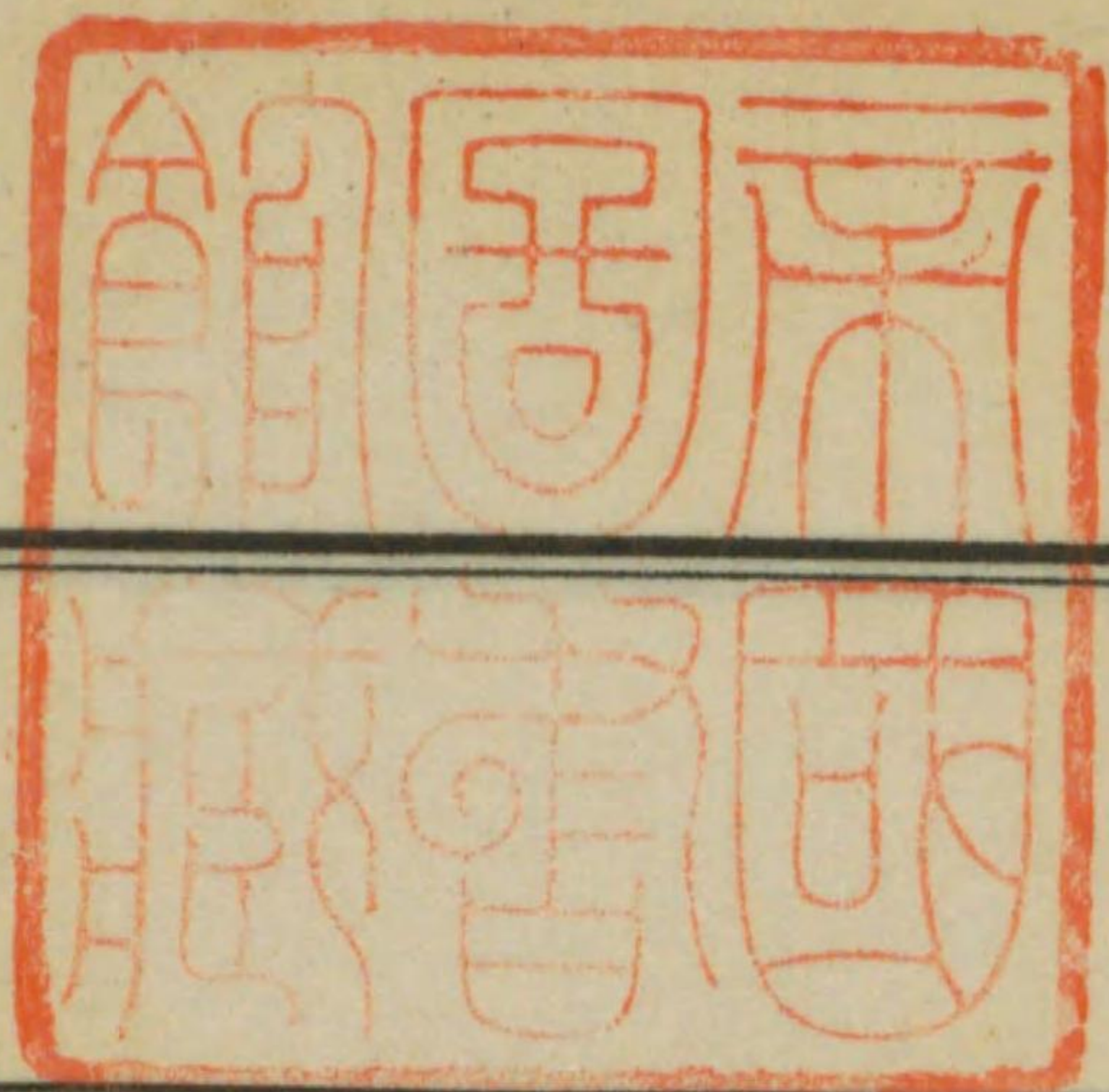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恬堂詩文鈔卷二

三河 秋山彝 著

男 文 校

奉壽伯父高瀨先生七十序

大正 6.11 内交

古之人。其行已也。慎以淳。其教子也。嚴以肅。故男子則恭儉勤恪。女子則婉婉貞正。今之人則不然。其行已也。縱以恣。其教子也。懈以怠。故男子則慕富貴。志利達。女子則懷嫉妬。事邪媚。夫男子而恭儉勤恪。則其事父母也必孝。而事君長也必忠。女子而婉婉貞

正。則其事父母也必誠。而事舅姑也必順。於是乎家道正。而人倫明。雍穆慈祥之氣。溢乎家門。子孫可以繁衍矣。苟慕富貴。志利達。懷嫉妬。事邪媚。則將姦妄詐僞無所不至。何有於父母舅姑君上哉。夫若是則家門之間。乖戾勃蹊。子孫淪替。可立而蹊矣。是理之較然著明者也。然而古人常若彼。今人常若此者何也。豈古人愛子之情深且厚。今人愛子之情淺且薄哉。蓋人狃昇平。風俗日以澆訛。偷安於目前。慮不及遠也。悲哉。嗚呼。非篤信好古之士。孰能自拔於流俗。而行其道哉。伯父高瀨先生少志於學。不事章句之

末。深明古人道德仁義之說。慨然以拔於流俗。行古道。爲已任。先生有一男六女。其教之嚴而肅。常制其富貴利達之心。而懲其嫉妬邪媚之習。故姦妄詐僞不萌于心。而乖戾勃蹊絕于家門之間。恭儉勤恪而克盡忠孝。婉婉貞正。而不失誠順。而雍穆慈祥。子孫繁衍。可以卜矣。是皆先生躬行之所致也。嗚呼盛哉。今茲丁未先生年七十。某月某日實爲其懸弧之辰。於是余乃謂之曰。凡人之壽。莫壽於子孫繁衍。綿綿不絕之壽焉。是壽之大者也。若夫黃髮蒼背。以至盈百者。固其小者耳。今先生於其大者。業已能若是。則

於其小者。豈待言哉。

送西村子中歸江都序

世或云。僻邑之人厚於情。都會之人薄於情。此齊東野人。僻固賤陋之言。俗漸傳以誦之耳。豈爲通論哉。人之有情。原於心中。事物百端。日接于耳目。於是乎。人心不能無感。其所感而不能自止。此之謂情也。故所感淺者。則情薄。所感深者。則情厚。厚薄之別。在人而不在地。僻邑而或薄。都會而或厚。未有始有一定也。西村子中父祖世住江都。往歲蒙命。移於吾西尾。

今茲丁卯秋。復承命還江都。子中爲人。真摯懇到。接物以至誠。平生所交。皆鄉閭人。視人休戚。如已有之。人皆服其志。是以交日廣。而歡日深。不厚於情而能如此乎。昔者管仲與鮑叔交。相得如骨肉。陳重與雷義交。其堅如膠漆。後世言交者。以四子爲稱首。何以致然也。無他。由情也。由之觀之。子中所以善友者。亦由情也。夫以羈客之身。交他境之人。而猶能如此矣。今若還江都。能尋盟於舊友。又訂交於新朋。則其同心。蘭金。日月增益。以至不可枚舉也。必矣。嗚呼。子中都會之人。其厚於情。有如此者。是足以間執野人之

口。而信吾說於世歟。雖然何道以至是也。吾知之矣。子中所學者詩也。其必有得於詩也。蓋詩以情爲本。故學詩者必厚於情。夫子刪詩亦將由情以施教。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親。所以至毀其骨。殺其身。而不肯顧者。皆發於感觸動搖不能忍之情也。然則情之所係者甚大。而詩之所教者甚切。今子中所學者。唐宋聲律之詩耳。故情之所至。亦不過朋友交際之間也。從茲以往。日厲其志。月精其力。學詩以邇周邵風雅之古。則情之所至。亦可以及國家君父之上也。今臨其行。言此以爲贈焉。

送高橋君之東都序

吾嘗讀橐駝及宋清傳。掩卷爽然自失。夫橐駝一種樹者耳。而能知養人之術。宋清一賣藥者耳。而能知相國之術。今儒士學聖賢者也。而其所成就。或無有益於世也。是何哉。所期小故也。凡讀書作文。雖所肄異。其學聖賢一也。今平生祖孔孟之道。其出諸口也。津津。其述諸筆也。縷縷。隱微毫髮。剖拆靡遺。然而視其所行。察其所踐。則泛然無所守。未見異常人。其治家也不能刑於妻子。其仕國也不能事於君長。臨財

而不能廉。見義而不能就。是口徒稱孔孟耳。筆徒述孔孟耳。豈曰能學其道哉。是亦一技而已。嗚呼彼橐駝宋清。治小技而進於大道。設令之學大道。其進達不可測也。今儒士學大道而止於小技。設令之治小技。其流弊亦可知也。然治技之不知道。是亦當矣。學道之止於技。我知其罪之深也。諺曰讀論語者。不知論語。此俗子所以容口喙於儒士。而儒士不能辭者。其在此歟。高橋某篤志讀書數年。學頗進矣。常曰居鄉而學。乏師友。乏師友。則固陋寡聞。欲一遊都會。汎接諸家。講究學術。是吾夙志也。然而事故牽引。積年

不能果也。余固感其篤志。而哀其踈阻也。居數年學益勤矣。今茲春忽來告曰。吾蒙東役之命。發軔期定。然吾憶此行也。公事鬧劇。不能專意於學。然暇日將就師友而學。乃聊可以慰吾平生之心矣。請子以一言見贈。余乃言曰。士之成學。非苟成。將有所用也。然其所成就。止一技而不進道。無有益於世者亦多矣。是坐其流於浮文。陷於迂僻。不知所趣耳。東都人才文物爲天下冠。故儒士學生。名一時者。不爲少也。今君學於此。庶幾乎能免浮文迂僻之弊。余學問有年。於此。雖不能去俗習之弊。然未曾不激厲於此。故於

子之行。言所志。以爲之贈。

送寺西詮言北遊序

尾州處士寺西詮言。與予俱寓于弘庵先生塾。最爲知己友。一日詮言謂予曰。吾有志北遊久矣。今將決行。以告子何如。予曰可也哉。果如斯則將有益於學。詮言悅。乃裝行李。其未訖也。待之不自勝。如長渴之求水。如久旱之望雨。如疾病煩悶。而懷醫藥也。數日行裝辨。乃躍然將啓行。愛詮言者曰。詮言志大矣。然何不自重。以多病之質。歷涉千里。若風土不適。則患

將不測。而何遽行爲哉。爲詮言謀者曰。東都名士之淵藪也。名於一藝者。森森并立。以詮言之才。周旋於此間。擇師撰友。窮力精神。朝夕從所好。則經史詩文。何學而不熟。反不從事於此。曠日月以事遠遊。甚矣其惑也。無乃降喬木入幽谷乎。予聞之曰。愛詮言者。非知詮言者也。爲詮言謀者。亦安知學問之道乎。凡好逸惡勞。庸人之所爲也。若夫有志之士。豈偷一朝之安。而忘終身之業哉。苟於道有益。雖死猶爲之。而况疾病乎。語云。朝聞道夕死可也。詮言奇節之士也。必不愛身以忘道也。且天下之廣。人物之稠。雖偏地

遠鄉亦不爲無名士。豈特東都乎。以詮言之才。或探
討異境。以徧察土俗之好惡。或訪問名士。以博論古
今之興敗。上足以知天下之形勢。下足以益一身之
識度也。夫如此則有益於學。豈僅僅哉。古人有言。人
各有能。有不能。處一方。見一事。從一門。執一經。確然
無變者。非詮言之才之所適也。徧遊諸國。歷觀諸物。
周旋諸家。博聞諸說。汎然邈然。無適無莫者。是詮言
之才之所適。於是言者皆服曰。予與詮言交。日淺。未
能審其爲人。故待之以近邇者。子與詮言交。非一日。
既知其才之所適。故待之以廣大者。嗚呼。未能知其

爲人。則不能爲之言也。非子交深。不足以助詮言之
志。非詮言之才。不足以處子之言也。予乃序其言。以
餞之。

送小笠原子實歸常州序

子實常人也。而常之爲州。山有筑波之大。湖有霞浦
之盛。人稱雄境者也。其湖則上常二州之巨河大川。
所合而朝宗于海之處。雖天澄風穩。而怒濤驚浪。聲
聞數十里。舟上下。一失勢。則破壞沈溺者。亦甚於滄
海中。其山則嵯峨巍嶷。排雲擎天。自麓至巔。奇巖曲

屈斷岸直立。鐵鎖繩人。人以登降。夫此山也。湖也。雄
偉豪爽。有如此者。人之生也。取質於山水。故常之俗。
大率踞傲。知過而不改。聞善而不移。以暴厲爲勇。反
覆爲智。雖喻以理。不能服之也。蓋人雖得天性。而爲
我性。而因地之險易。而異其質也。則彼外物之氣。果
不能無移之也。然則非漠然與物相忘者。安能全我
所得之天性哉。如子實者。其庶幾乎。予與子實交。于
今有年矣。足以知其爲人。子實性柔順。未嘗有慍色
顯面。人爲非理。加已。不敢以辨焉。已爲過舉。及人。不
敢以飾焉。屈已以下人。尊人以納交。故人或以怯懦

誹之。予則曰不然矣。夫常之爲俗。其踞傲如彼。而子
實之爲人。其柔順如此。則我所得之天性。外物不能
移之也。子實尙弱矣。非學而能致之者。蓋偶然耳。若
加之數年。強壯以學道。則於聖賢之門。亦何遠之有。
子實其勉旃哉。

送寂道坂東君歸鄉序

忠孝之道一也。施於國。則可以事君。施於家。則可以
事親。事親謂之孝。事君謂之忠。雖以外內異其名。至
懇切奉遵。盡心致身。未嘗不同也。是以古之君子。忠

君則必孝親。今之人則不然。事君則或強勉而得道。進退恭敬。言語正直。及事親則解體而失道。進退踞傲。言語粗暴。其故何也。君者我平生所憚。而親者我平生所狎也。得於所憚。失於所狎。是爲能充其類乎。寂道坂東君。笹山之士也。好學不倦。志在實踐。其在江戶也。傳儲君。導之以威儀禮讓之道。語之以道德仁義之說。所謂施於國則忠君者耶。非耶。今年冬任滿歸鄉。因別余。余愛其爲人也久矣。敢無一言以餞之。夫篤學躬行。人之所難能也。今寂道黽勉不措。豈非果知本之人乎。既歸鄉。則以事儲君之道。移諸事

親之際。亦可必矣。他日聞笹山有孝子。則非他人必寂道也。今於其行。豫言之。

送梅澤敬卿移住東都邸序

梅澤敬卿吾社友也。銳意讀書。頗有藻思。余常曰。敬卿齡僅弱冠。才情志氣。豐縉既如此。至積年培養。不怠。則必樹立成大器也。今茲春將移東都邸。來訣予。予曰。昔吾遊東都。殆十餘年。土地之形勢。人民之風習。雖不能悉視而詳記。亦能知其大概。請爲子言之。燕都之地。四方四里。大城在中央。環以列侯邸。其外

則闐闐繞焉。通衢百千戶。以萬億計。凡食於其間之徒。尊卑貴賤。各異其業。有正。有邪。有善。有惡。就其尤正。且善者言之。則以道德文章爲業。儒士是也。就其尤邪。且惡者言之。則以滯事游蕩爲業。倡優是也。儒士倡優。雖事業不倫。至其誘人。則一也。故人之子弟。少年由正路。莫過於此地。陷邪路。亦莫過於此地。是以未數年。或達爲俊秀之士。或降爲輕佻之人。予所耳而目。爲不寡也。今敬卿諸生也。進退取舍。所擇固精。豈無辨於此等霄壤冰炭之事哉。然予所語以及之。蓋有說存焉。爲善之人。見善事。謂之常道。心不甚

慕之。見惡事。置之度外。心不甚戒之。夫善不慕。惡不戒。我爲善之道無進也。苟能慕之戒之。人之善不特爲我爲善之師。人之惡亦將爲我爲善之師。敬卿爲善之人也。吾恐見達爲俊秀之士者。心不甚慕之。見降爲輕佻之人者。心不甚戒之也。誠能慕可慕。戒可戒。以敬卿之才之志。周旋於此地。亦足以爲俊秀之士矣。盛哉此行。其勉旃。方今天下之士。以東都爲遊學之地。競競然行。沓沓然聚。然皆涉履山海。隔離親戚。又多擲私金。以充學資。故學就而產破者有焉。名成而親戚者有焉。此二者。皆人道之大累。豈學士之

所安於心哉。敬卿則不然。蒙君命闔家東移。父母兄弟終始不相離。費金不多。得以從名流。有學就之功。而無產破之弊。有名成之喜。而無親戚之虞。將何幸若之。行矣敬卿勿怠焉。

竹所印譜序

竹所嘗提一小冊來示焉。披而閱之。則其所自刻之印譜也。大小朱白。凡數十百顆。自然之妙。存于寸分之中。可謂精工矣。嗚呼。方今何時哉。夷情不測。邊防是急。海內之士。苟有工思者。動輒相競曰。吾能學造

礮術。吾能學鑄銃法。當此之時。竹所以其工思。施諸毫釐彫鏤之上。競神韻。爭風致。自彼視此。必以爲無用玩物耳。是大不然矣。今鑠萬鈞之鐵。鑄以製礮銃。此工之尤大者也。磨一拳之石。刻以造印章。此工之尤小者也。二者雖有大小之異。而所用各適其宜。則小亦未可捨也。蓋裨補太平。莫若文字。紛飭文字。莫若印章。故推而言之。一小印章。所係亦大矣。列之國家治具之一可也。何遽爲無用玩物乎。且吾聞之外患不虛生。必因內憂。苟內能張治具。外雖有黠虜。邊釁乃不生焉。誠能如此。則微微印章。亦是禦侮之一

要械也。豈獨巨礮大銃而已哉。

楚畹詩鈔序

予聞之。詩發於人心。故心鄙陋者。詞從而浮靡。心敦篤者。詞從而純粹。故誦其詩。足以觀其人矣。夫人心之厚薄。大抵從世運移焉。世運盛。則人心厚。世運衰。則人心薄。由是觀之。詩調之高下。亦世運之所使然也。然有人於此。介然特立。不爲汚世所移。不爲淫辭所蕩。高尚其志。爲之諷詠。則詩有天然超逸之韻。而凡天地萬物。可以托我辭者。宜婉則婉。宜直則直。取

諸左右。逢其源。故其爲詩也。可以誦。可以歌。可以蒙諸絲竹。可以諸施金石。不徒脩飭辭句。膾炙人口也。我藩楚畹。菅君少善詩。未五十就木。有遺稿若干首。門人平井某。與同志相謀。勸其子子化。欲壽諸梓。徵余序。予於子化。有瓜李之親。故不辭拙劣。敢弁一言。夫本邦之詩。凡幾變。每變輒語辭漸巧。而諷調漸卑。所以然者何哉。世運稍陵遲。而人心趨菲薄。無有所守。務銜奇工於毫末。釣虛譽於人口也。嗟呼。非脫出一世表者。烏能免此病哉。抑吾又聞之。詩道之盛。莫若唐也。善學唐者。莫若明也。我邦文化以後。苟曰明

詩。人皆唾而不顧。而專以剪紅刻翠爲能事。駢花儷葉爲先務。蚊雷蚓笛。迭競織工。以供世俗之一快。此其所以詩道日衰而月降也。今嘗君之詩。正大而不拘。平澹而有味。要皆從胸臆間流出。是以神韻高古。風格清適。灑然具自然之妙。若夫彫刻以爲工。剪綵以爲艷。固弗顧也。蓋拔朱氏之正髓者非耶。舉世皆譏之。我獨譽之。舉世皆舍之。我獨取之。亦可謂介然特立者也。後世誦其詩者。輕薄浮華之徒。或容齒牙於其間。若有大雅君子出。則當深察其所根源耳。嗟吁。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苟君子而察焉。亦何以

輕薄子之毀譽。爲榮辱乎。

學友名簿序

易不云乎。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蓋言交道所益大也。姪永學於師範校。其友殆至數十名之多。乃錄爲小冊。凡載此冊之友。一是皆同心。欲以學事補政化者也。然迨業既卒。則前後出校。東西就職。當不得相見相論。當此時。其同心果皆如今日否。將因其名姓考其行事。是所以有此舉也。

龍淵詩集序

馬伏波六十餘。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蓋其勇氣威容。千載之下。猶使人想見焉。吾憶非唯武將爲然也。雖文人亦有之。子德今既七十餘。以諷咏自樂。動輒一時累篇。與人鬪詞藻。其才鋒之銳。氣魄之盛。雖壯者且當避三舍。是亦文壇之伏波耳。一日携詩鈔一冊來。謀壽諸梓。予曰善哉。使其瞿鑠之風。至後世不消滅者。非此舉而何。乃慙慙而還之。

大塔王論

足利氏之叛。決於害大塔王。而王之被害。有以自取也。是何哉。尊氏之專寵。王知其姦。深惡之。王之惡之。雖出於忠憤憂國之餘。而其攻擊排訴。亦甚急矣。是以一旦激帝之怒。得罪以幽於鎌倉。此所以直義乘而害之。以逞其逆節也。苟王不激其怒。帝何由幽之哉。帝不幽之。彼何由害之哉。尊氏雖懷叛志。所未敢發者。獨懼王耳。不能害王。亦未能遽發也。故足利氏之叛。推而論之。王不免其責也。王以親王之尊。懷雄豪之資。位望既高。才略亦富。國家所恃以爲重者。獨在王也。故當前討北條氏。王唱其謀。而廟堂斷然行

之。王傳其檄。而義徒靡然從之。竟能殄戮鯨鯢。清澄海宇。則王之一身可謂國家之肘臂。而逆賊之斧鉞也。且足利氏之於北條氏。軍士器械之備。不爲勝也。悖亂狼逆之罪。不爲減也。備不勝。而罪不減。於是欲能脫其覆轍。豈可得哉。彼辨之審矣。故其計不得不出於斷其肘臂。以先去人之所恃。折其斧鉞。以先去我之所懼也。夫大姦猾賊之定志。以謀大逆。而有一人所忌者。未嘗一日忘除之。唯恐無釁可乘耳。當此時。王劾尊氏之罪惡。以激帝之怒。是自開釁。使彼乘之也。甚矣其不明也。帝以還闕之功。盡歸尊氏。恩遇

優渥。當時諸將。莫出其右。其勢不可間也。王既失寵。帝頗疑其所爲。而王上章數回。至請討之。已失寵。而劾得寵者。譬之圓孔方枘。不相容。其至不允而得罪。不亦宜乎。自古姦人得寵。以專威福。忠臣切齒謀除之。非深慮而遠計。雖一奄豎猶能爲反噬。以速大禍者。往往有之矣。彼奄豎之徒。非君假之以兵權。然而根據盤結。除之尙難。况足利氏之兵權。大於天下者乎。王智慮不及此。反至斃其身。王既斃。而彼無所忌。遂得肆然行其志。予故以足利氏之反。不得不歸責於王也。

早雲論

早雲臨終遺言曰。今吾邑土不多。散所積財物。養四方之士。足以支二世矣。三世之後。莫復所事於財也。早雲既卒。氏綱氏康承遺業。益厲軍務。踰山內。滅扇谷。至氏政竟擅八州之富。早雲之言。至此驗矣。夫察事於未然。期功於未成。雖古明智。有所難焉。而早雲先見而豫知。如著之占事。歷之量時。審詳悉備。莫之或愆焉。何哉。早雲之智。其有出於古者耶。曰非然也。然則何以知之。曰知勢。是以知之矣。敵有強弱虛實。

之勢。得而知之。我有強弱虛實之勢。得而知之。是知勢也。夫能知勢者。必養我強。以待敵弱。養我實。以待敵虛。兵法不云乎。爲我不可勝。待敵可勝。早雲精於兵道。其所爲常在此矣。初早雲之據薤山也。總攬英雄。撫養將士。號令必嚴。賞罰必信。苟無廟算。未曾與人戰。而務與民休息。豈非強與實乎。是謂不可勝者也。當時兩上杉綱紀弛廢。制度紛亂。互相釁隙。兵結不解。曰驅生靈於鋒鏑之間。而不知所以恤之者。豈非弱而虛乎。是謂可勝者也。故北條氏之於上杉氏。其勢譬之斧鉞斬枯木。雖子孫常人。猶足以任其事。

况於氏綱等不世出之才乎。早雲察其勢既熟矣。故其言不愆耳。曰然則早雲盍及身取諸。曰恐損兵也。夫早雲以羈旅。一旦割據於此。地未廣。兵未衆。器械未爲備。糧食未爲足。而上杉氏據數世之故趾。擅數州之巨富。帶甲數萬。積粟如山。一旦而以力爭之。縱令其事捷。殺將傷卒。所失多於所得。故早雲務用力於根本。而待彼疲弊。不貪功於一時。而遺諸後世也。此早雲所以能開八州之基也歟。

甲越二子論

兵有奇正。猶天有陰陽。天偏於陰。則寒氣勝焉。偏於陽。則暖氣勝焉。寒暖之不更。天不能成萬物也。兵偏於奇。則專權計。而以僥倖。偏於正。則顧信義。而失機會。奇正之不互。兵不能成大功也。古之善用兵者。信義權計。更互爲用。不敢以僥倖。亦不敢失機會。變化遷轉。譬如四時代序。生殺萬物。其用固不拘於一偏也。是以不勞而功成矣。吾試論甲越二子。其用兵皆可謂精矣。號令之嚴明。隊伍之鍛鍊。旗鼓兵仗之節制。堅利。當時豪傑莫敢當之。然而不過割據一隅。以驅使其民。何其兵之與功相違哉。蓋二子各有所僻。

奇正陷於一偏。不知所更用也。故終身爭河中四郡之地。鷓蚌相持。以致漁父之功。亦可惜矣。夫信玄與北條氏有姻。謙信之擊北條氏。義當率大兵赴其急也。而信玄袖手傍視。坐使越兵橫行於小田原。彼謙信懸軍戰於客地。以兩旗擊之。不敗則走。足以摧其勢也。謙信一失勢。必不能數南向。與相甲爭銳也。於是信玄爲西上之計。豈不上策哉。信玄計不出於此者。其意將使兩國兵結而不解。而後已承其弊也。豈非專權計。而以僥倖者乎。謙信與信玄構隙。由受義清之囑。受人之囑。以救其急。固武士所重也。然當時

越中未平。加賀未服。宜急收二州也。二州既定。而後漸計越前美濃。則庶幾乎其得志。是之不圖。區區然而庇一人。以抗勁敵。豈非顧信義而失機會者乎。由此觀之。偏於正而不得志者。謙信也。偏於奇而不得志者。信玄也。信長勇武不及二子耳。其經略天下。獨出二子之上。何哉。其所爲自合奇正之妙也。信長之於二子。知不可以力爭。聘使相通。賂遺相繼。使二子不忍陵轢國境。而後已。以其暇用武於中原。以計天下。此信長所奇正相濟。以成其功也。二子不悟其術。外視信長。各自相仇。以遷延歲月。何其圖之小也。二

子非無志於天下。而不能遂之者。其以此歟。

曹參論

曹參代蕭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日夜飲淳酒。以從容無爲爲治。而天下亦大安矣。夫參之所爲。自外視之。似苟且偷惰耳。余深論之。決不然也。自古賢相之治天下。無有一定之法。度時而行之。以適其宜耳。夫時不同。有可爲之時。有不可爲之時。天下之未定。以一國之威德。控御四方之英豪。苟使綱紀弛於內。糧糧乏於外。將士相怠。諸侯相窺。覆

敗死亡。不能旋踵也。及此時。爲相者。當日夜汲汲。竭力於政務。高祖起布衣。取天下。雖天下略定於漢。諸將或未心服。無幾韓信陳豨英布盧綰等相續謀反。高祖皆自將誅之。終其身不能安處。方此時。蕭何爲相。關中之政。軍糧之給。獨任之不懈。故內外強固。以成大業。猶何以無爲治之乎。及天下治久。則人各計安利。諂諛君主。以取苟容。不肯進直言以犯之。於是君主日生驕心。政歸苟且。是亦禍之所由萌也。及此時。爲相者亦當日夜汲汲。竭力於政務。及呂后垂簾。天下亦無事矣。而后生驕心。欲收權於外戚。方是時。

王陵陳平更爲相。或面折廷爭。或阿意負約。以謀救劉氏。然而禍結不解。至喋血於京師。夫此三相者。一處創業紛亂之時。二處守成頽敗之日。皆可爲而爲之者也。故其所勤苦如此甚矣。參爲相之時。異於是。高帝之餘德大延。呂后之姦計未萌。而天下始離大亂。人各厭干戈。是當與天下休息之時也。故參專守畫一之法。從容無爲。而陰德於天下。參而爲區區之法。以控御天下。則必有害人心者。是參不可爲而不爲者也。設令參當三相之時。而任三相之責。則必爲三相之所爲也。然則參飲淳酒。不事事者。非苟且偷

惰之謂也。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也。參其可少乎。

叔孫通論

季世之法。敗於嚴。而立於簡。簡之爲法。易以弛解。然當其始。天下皆喜趨之。不以爲煩已。故可以行也。嚴之爲法。其詳悉齊肅。未曾不勝於簡之法也。然當其始。天下皆厭苦之。故逡巡退避。而不至其域也。嗚呼。季世之習弊。惡勞而好逸如此。爲之治者。苟不去其所惡。以就其所好。雖甚知者。焉得而治之。譬之病者。與之以梁肉。則雖美不能食之。與之以糲粥。則雖粗

亦能食之。高祖新定天下。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以起朝儀。司馬光譏其不能復古禮。曰徒竊禮糠粃者也。余以爲過矣。高祖起於攘擾之際。馬上取天下。雖天下略定。爭亂之餘。綱紀頽敗。人各有心。有一逆其心。則至憤惋生變。故宴饗之間。有大醉妄呼。拔劍擊柱之事也。當此時也。欲一旦行古禮。則是強爲天下之所惡也。豈異與病者以梁肉乎。必不敢美之也。夫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文武之盛。猶有禮文未備者。至周公承之。然後初備矣。其難有若此者。豈云今年戢干戈。明年興禮文乎。通豈不知古禮之爲備。秦

儀之爲略。只知其時勢不可如之何。故雜取彼此以行之耳。若夫矯弊復古。則待後人也。故其施設。強就民之所好也。猶與病者以糲粥。可謂能得其術者。光汲汲於古禮。不論時勢。而以譏之。豈不誤哉。

隋文帝論

愛者德之大者。而人之所不可無者也。然其施之也。尊卑各異道。匹夫之愛。常施諸小。王者之愛。常施諸大。小大各得宜。而其用始著矣。匹夫而欲施乎天下。則踰其等。而反有所遺。王者而欲施乎一民。則蔽其

私而亦有所不及。故君子之愛人。其施諸小也有分。而其施諸大也無偏。度其位而適其宜。使其不有所遺。而亦無所不及焉。隋文帝嘗至艱險處。見民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人以為愛。予以為不然。文帝得愛人之理。而未得愛人之術。天下之廣。生民之多。文帝焉得一一而令扶助之乎。其令扶助者。僅不過所見人耳。何以遍於天下。此非王者施愛之道也。昔者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曰惠而不知為政。又曰君子平其政。行避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由此觀之。上人者之所為。可以見矣。且

子產小國之大夫。孟子猶譏之為小惠。況王天下者。胡為汲汲於一民之負擔乎。夫王者端拱以臨百官。百官承遵以治萬民。故百官得人。則萬民以樂。苟非其人。則萬民以憂。萬民之憂樂。一繫于百官之得失。而百官之得失。一繫于王者之明暗。故王者愛物。唯在用其明。汎撰衆以舉賢哲耳。若夫施於一民。則匹夫偏愛之事。而非所宜為也。詩曰無偏無黨。王道平平。惜哉文帝有測隱之良心。而不免偏黨之過舉也。

魏徵以直諫獲於太宗。而徵死太宗踣其碑。人或怪之。不知徵生時。既萌此禍也。君臣之際難矣。君義臣忠。而後可以終始無釁。苟內挾詐術。外飭貞誠。而君臣相欺。何以得終始無釁哉。太宗實爲建成弟。而殺建成奪其位。害義莫甚焉。徵實爲建成臣。而建成弑不死其難。反事太宗。缺忠亦甚矣。太宗所爲如此。豈納諫之良君也乎。其納徵諫者非中心誠好之也。徒借納諫美名。以掩殺兄慙德耳。徵所爲如此。豈直言之良臣也乎。其諫太宗者非中心誠愛之也。徒借直言美名。以掩失節累行耳。其君臣相欺。以行詐詭。亦

既久矣。故太宗之所爲。徵內不足於心。徵之所爲。太宗內不足於心。況太宗多忌之人。而徵所諫常及細微。故太宗與徵情常相違。已有不足之心。而加之以相違之情。其取禍也宜矣。太宗欲除徵。已非一日。恐負譏於天下。故常壓抑其怒。以含容之耳。猶投種於地而待時也。豈有終不發乎。是以一旦發怒。有須殺田舍翁之語。賴后之言得脫矣。雖然彼憤然於胸中者。未克全解也。必欲求其罪而戮之。是以及其死。則以疑罪踣其碑。蓋平生所種。有發於此也。其於枯骨猶有如此者。設令徵生四五年。則將解其怒而蒙重

戮也。然則徵之死亦幸哉。

明太祖論

明太祖起淮右布衣。不過數十年踐帝位。及其斬鋤強梗。略取郡邑。勇略智謀。不出於漢高帝之下也。至其得人才以遺諸後世。令鎮定禍亂。避高帝豈特三舍哉。昔日高帝既定天下。任陳平周勃王良等爲腹心。以貽諸後世。此三子者。才足以運動四海。權足以維持朝綱。故及呂氏之禍起。未數月而克定之。當此時微三子者。吾決知劉氏之不血食也。雖然高帝豈

豫測其禍而後貽之哉。蓋知其才推誠而用之耳。三子者亦各陳力報其生時知遇之恩耳。太祖非無才臣也。劉基李善長傅友德馮勝等皆佐命功臣。有絕人之智。負蓋世之才。而皆不得其死。及太祖崩。未幾有燕王之禍。當此時猛將才臣皆持兩端而視勝敗。莫以社稷爲己任。其故何哉。太祖生時之恩不能以結人心。而擅殺大臣以猜忌也。夫明有燕王之禍。猶漢有呂氏之禍。太祖有此數子。猶高帝有彼三子。苟能用數子。猶用三子。豈不鎮燕王之禍。猶鎮呂氏之禍乎。而太祖反殺之。謂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

功利。故及天下既定。先削去其具。使天下勢弱而易制。不知後世燕王之禍。莫之能鎮者。外內無人也。嗚呼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固非所人智之可能豫測而禦之也。故古之能慮國家者。不敢設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以結乎人心。使人懷其恩。不能忘之。是以其子孫雖有不肖者。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苟不能積至誠以結乎人心。而專設私謀詭計。將以豫禦禍亂。後世無變。此理之所必無者也。

命論

命者何哉。令也。天令於下。謂之天命。猶君令於臣。謂之君命也。今夫君之於臣有罪者。命而罰之。有功者。命而賞之。賞罰不違。君命之常也。至天命。予竊疑之。天以生育爲心。不欲一物失處。故凡受生於下者。草木鳥獸。鼃黿魚鼈。皆盡繁植焉。皆盡長茂焉。何其命之仁且恩耶。人之受生靈於艸木鳥獸。鼃黿魚鼈。則天豈以彼遇此乎。其所以保護愛養。使之遂其生者。必當厚於彼也。君子之靈於衆人。猶人之靈於物類也。則天又豈以衆人遇之乎。其所以保護愛養。使之遂其生者。又必當厚於衆人也。今天遇艸木鳥獸。鼃

鼉魚鼈。厚於衆人。衆人厚於君子。豈天令於下之理乎。自古德脩於一身。行正於一家。功業加於一國。一世。刻苦勉勵。履仁行義者。其順天如何哉。然天或不保佑之。顏子守道。而窮死於陋巷。孔明鞠躬。而隕命於軍旅。或逆德恣行。賊害人物。放僻邪恣。背馳仁義者。其逆天如何哉。然天或反保佑之。盜賊剽剝。而得保首領。欒黶汰侈。而得終天年。其餘如此類。不可縷舉也。然則順天天不必助焉。逆天天不必罰焉。何其豐於德者。歎於壽。歎於德者。豐於壽哉。嗚呼天命之罔極。而不如君命之正歟。曰不然。天命固正於君命。

其不正者變也。蓋天之爲天。理與氣耳。理者不動。而氣者動。不動者正。而動者變。正待變而后爲用。善人蒙福。而惡人逢禍。是之謂正命。是理勝氣者也。惡人蒙福。而善人逢禍。是之謂變命。是氣勝理者也。曰然則無氣可耶。曰不可。無氣則理不能獨行。是無天也。無天則無物。是故氣者所以生物。而又所以殺物也。物者死於所生。而生於所死。夫風日雨露。天之所以生育萬物。不宜失節序。然而有時而錯亂。艸木禾穀。共蒙其災。人之在天地。天壽窮達亦猶是也。故人之禍福出於自然之數。而不得已者。聖賢皆概謂之天。

謂之命。故伯牛有疾。孔子曰亡之命哉。嬖人沮魯侯。孟子曰吾不遇魯侯天也。

制論

制之於天下。豈有一定之利害乎。既謂之利害。害在其中。既謂之害。利在其中。二者相因。如循環然。不能使之常有利而無害。以治天下也。顧恩意如何耳。恩加於民。則制足以治天下。恩不加於民。則制不足以治天下也。漢高帝割地封功臣。賴其力以定天下。天下既定。以爲禍亂之源。必在於此。因事加罪。漸削其勢。

於制當如此。而內臣之權從是起矣。是以崩未幾有呂氏之禍。呂氏敗之後。漢君臣皆勤削內臣之權。於制爲得。而外藩之勢從是盛矣。是以經二世。至景帝。竟致七國之叛。七國敗之後。其君臣又勤弱外藩之勢。於制不爲失。而內臣之權又從是生矣。是以經七世。至哀帝。遂致王莽之亂。漢從而亡矣。故凡利於當時。而害於後世者。制之常也。雖良制不能免也。夫外大則削之。強則弱之。天下之制不出於此也。漢之削外藩。與弱內臣。二者制可謂當矣。然而竟至亡而不救者。豈制之罪哉。恩不加於民也。何以言之。高祖改暴

秦之轍。代之以寬政。呂氏之亂。天下懷劉者多矣。灌嬰齊王連兵入討。平勃等得因以誅產祿。此高祖之恩。結民心者深。故雖亂而不至亡焉。文帝身行節儉。勤施惠於民。民以富樂。七國之叛。天下莫復應之。燕盜等得以辨之。此文帝之恩。結民心者深。故雖亂而不至亡焉。及武帝嗣位。驕侈不度。財用空歇。至浚民膏。以償巨費。天下莫不憤怨。自此數世至哀帝。無復明君。剝民以奉己。民益懷怨。是以王氏乘之。得坐遷漢祚。是數世之恩。不加民。故至亡而莫之能救也。蓋恩者。人君所以結天下之心也。制者。人君所以制天

下之勢也。民心已散。安能制天下之勢乎。

交讓園記

君子所貴者禮讓。而智慧次之。衆人所貴者智慧。而禮讓次之。禮讓者溫藉可愛。而智慧者活機可喜。二者不可得兼。則捨智慧取禮讓者也。蓋先物以立異。踰矩以用奇。事成則可運險爲夷。轉禍爲福。而非常之功。或濟於瞬目。至事敗。則支梧紛紜。卒莫之救解。而不測之罪。或生於反掌。是皆智者之所爲也。若夫禮讓者則不然。對物以撝謙。守法以持重。故事成

而無敗。功遂而罪不及。其所爲與僥倖功名於一時者。不可同日而論也。余友龍淵松崎君。頗有智慧。處事之際。無有澁滯遲疑之患。而接物之際。或無遜節。退讓之禮。弘化丁未秋訪其家。龍淵設宴以留余。酒酣。引余觀園。指一樹曰。是爲交讓木。故園名交讓。請子記之。余諾而未果。遂遊學於外。不與龍淵相見者久焉。而龍淵復以書請之。余不能因循也。乃述鄙說。夫禮讓者。德之最大者。故經傳皆莫不載焉。然人不能行之。抑有以也。經傳者。聖賢之遺言。而禮讓者。聖賢之實行也。後世之人。不得見其實行。而唯得聞其

遺言。譬之錦繡之美。特聞之而不見之。則與布褐不異也。苟一見之。則誰不醜布褐。而美錦繡乎。彼交讓木者。非尋常樹木之類。降霜之時。衆葉俱落。不少先後。似有交相讓。不爭先之意。龍淵植之園。親見禮之形。猶親見聖賢之實行也。意且夕師之。取法於此。歟。世之自好役智者。或遇挫抑。而后悔悟。而思禮讓。當其無事之際。能留心焉者。幾希矣。龍淵既有智慧。加以禮讓。則魚熊之美。全然兼得者也。則於處世。何難之有。他日龍淵引余宴於其園。則獻酬交錯。進退周旋之禮。必有可觀者歟。余刮目以俟焉。

紅紫園看牡丹記

東都貴人富民淵藪也。往往不惜千金。購求奇花珍木。以植其園。雖絕徼異域之產。莫不一呼而致。村松氏之園名紅紫。在叡山東數丁。村松氏其富顯於東都者。嘉永二年三月。余與友人某往遊焉。亭南有園。廣袤數十步。敷以砂礫。灑掃如洗。無雜樹蔓艸。徧植以數種牡丹。高皆二三尺。可以觀。或紅而如烈火。或紫而如琉璃。或一根而十花。或一跗而八英。嬌姿百出。不唯不可狀。日光直射。灼爍如燃。目眩而難正視。

嗚呼盛哉。日暮始歸。猶不能忘於懷也。余僻土之一寒士也。慣深山茂林。幽邃闃寂之景。未見玉樹瓊花。妖艷麗清之姿。今幸得縱觀之。豈不一快事哉。然不能無說焉。夫庸人之於物。常玩則厭心生。希遇則愛心生。雖有至美之物。心一厭之。則視之猶蔑如。苟其心之愛之。惟恐視之之晚。亦何擇美醜。是以村落長於貧賤者。不知深山茂林。幽邃闃寂之可好。而都會長於當貴者。慕焉。都會長於富貴者。不知玉樹瓊花。妖艷麗清之可好。而村落長於貧賤者。慕焉。若君子之於物。何其然乎。山嶽之高卑。江河之清濁。草木禽

獸之榮枯死生。凡萬物寓乎天地之間。以觸我耳目者。豈以常玩希遇。爲愛憎於我心哉。苟見其象。則考其理。混然收拾於胸臆。以通消長顯微之妙。故萬物咸爲我學道之助也。鄙哉。余初不知其理。亦徒以常玩希遇。爲愛憎。今於此遊。始有悟其理。因書爲記焉。

觀月遊記

已酉之歲中秋。余與二三韻友。步出近郊。敦杖於小岡之上。引領而望。金飈微起。雲翳散滅。小頃月離離。出於東山之巔。大如盃盤。色如明珠。暉光放流。乾坤

俱明。仰則見鴻雁之連清影。俯則見丘山之呈萬象。於是酌酒賦詩。相與矚目於千里之外。余語友人曰。今夕之快興。如子與吾者。世其有幾乎。自古一歲之中。觀月必期此宵。故天下有目者。誰不欲觀月也。然而或爲塵務所累。或爲疾病所侵。如此者。天雖有月。眼不得觀月也。或艱難窮苦。爲羈旅之客。深謀憂慮。爲鬧劇之職。如此者。眼雖觀月。心不得樂也。或登畫樓。開繡戶。掀珠簾。憑彫欄。金樽互酬。佳肴爭陳。肉竹笑語。喧聒紛哢。是富貴移心之人也。如此者。心雖樂月。趣不得雅也。嗚呼。非眼看而心樂。而趣雅者。不可

與觀月之真興也。今吾輩處家而省事。靡有塵務相累之煩。年未老而強健。靡有疾病相侵之虞。故得觀月。身在家鄉。而優游逸樂。靡有羈寓之愁。官居散閑。而穩靜安寧。靡有鬧劇之患。故得觀月而樂。生平貧素。家無長物。携竹杖而出。止則設胡床於草間。濁醪一瓢。乾魚一苞。我吟則蟲和。蟲吟則我和。寥莫而幽沈。靡有富貴移心之弊。故得觀月而雅。眼既觀。心既樂。趣既雅。是豈不觀月之真興哉。友人曰善哉。子之言也。塵務疾病羈寓之人。姑置而不論。至如彼鬧劇富貴之徒。則用於時者也。如吾散閑貧素之徒。則舍

於時者也。均是月也。用於時之人。失其真興。舍於時之人。得其真興。然則與用而失其真興。寧舍而得其真興。乃皆相笑而又飲焉。瓢傾而興未盡也。

遊墨堤記

予夙有遊覽之癖。迨陽春用事微暄適體。必探近境之勝而遊。庚戌之歲。偶寓東都。仲春念一日。天氣晴溫。風日和煦。於是乎故態復發。不能自禁焉。乃輕裝便服。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墨堤。乃出寓居東北行。一里餘。渡厩津而左轉。所謂墨堤也。堤直而長。都

人士女。絡繹載路。堤兩傍。櫻樹數千。一時著花。彌望如白雪。東風扇之。香氣馥郁襲衣。西顧則長江一帶。波浪與烟霧相渾。遊船漁舟。出沒於其際。隨而北。有所謂白鬚梅若等諸勝。不暇一一記之也。乃投一店。引杯危而傾。太白醉步踣踣。及暮而歸。逍遙容與。愜心意。以爲茲遊之至樂也。有客難曰。凡風景之所在。深山大河也。故爲遊覽者。必於千里之外。此境也。去都不遠。婦女俗士之所徘徊。子以爲至樂乎。予曰然矣。天下之名勝。千百於墨堤者衆矣。然山則峰頂岐嶷。手疲於攀援。水則波濤浩蕩。足病於涉渡。徒勞其

形骸。而不得窺天地之妙形。造化之奇巧也。是堤奇異。奇特。固不能敵彼。然境近路坦。不煩杖鞋。得一日而徧探。是不亦便乎。余常疑。人每語遊覽之境。輒云某山奇異也。某水奇特也。皆遠而難至者也。嗚呼。人情常懷遠而難至者。忽近而易達者哉。苟人於近而反求其理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概者。語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且夫自我視之。婦女俗士。咸外物也。吾樂我所樂。外物何爲於我。客曰。深哉子言。不復有言也。乃記以爲學道者之戒矣。

松風蘿月庵記

尾人寺西詮言。爲人襟度洒落。不以鎖事縈懷。從事
文藝。尤工詩與書。壯歲絕意仕途。諷詠揮寫。以自適。
頗有古隱士之風。故其爲詞。遠遁高古。而其爲筆。超
脫蕭散。二者皆無意脩飾。而自然有妙處。至其最秀
出者。雖世之以詩人書師。鳴於一時者。恐可避三舍
也。今茲已未春。僦一屋。號曰松風蘿月之庵。遠以書
囑記於吾。并言其結構與其勝概。亦皆詳悉。吾何敢
辭。庵枕蘇水之流。茅茨蕭然。松樹數株。繞圍屋外。離
奇盤屈。龍騰蛇蟠。風生樹際。謾謾皆作響。或如琴筑。

或如笙簫。時而唱和。時而雜奏。此聲之出於自然。尤
奇絕者也。松上掛蘿。綠縷青絲。縈幹紆條。清月流天。
則澹影參差。上窓而搖曳。浮水而洋蕩。摻之不可持。
撲之不可滅。此象之出於自然。尤奇絕者也。蓋詮言
之庵。取名於此四物。吾知其故也。於詩道與書道。有
悟者也。夫無意於聲。而聲生焉者。天下之至聲也。風
之吹松是也。無意於象。而象生焉者。天下之至象也。
月之照蘿是也。雖詩道與書道。何以異哉。求韻於韻
外。而韻歸妙者。天下之真詩也。求體於體外。而體歸
正者。天下之真書也。漢魏邈矣。不可復言也。請就其

近者言之。於詩則自六朝至三唐。於書則自東晉至南宋。名流巧人。接踵相興。雖家家異韻。人人分體。要之咨嗟歎咏。皆無不出於自然之韻也。變化運轉。皆無不出於自然之體也。豈如後世一切。以織繪麗藻。爲先務。摸臨拘牽。爲能事。特取俚俗之一快者哉。故其爲詩也。神韻飄逸。而其爲書也。氣體高雅。使人聞之以清其耳。觀之以潔其目。此之謂天下之真詩真書也。余因松風與蘿月。而獲此說。乃爲之記。不識詮言以爲得我心耶。若曰不然。而別有深義存焉。則他日余訪詮言。共酌酒於此中。以重記之。尙未爲晚也。

遊雲母山記

遊山余所甚好也。然三河之地。概爲坦夷。村落密敷。無復奇峰秀巒之可賞觀也。而三河之中。吾鄉最甚矣。常爲遺憾也。唯有一小山。距城一里許。特起於田野之間。號曰八面之山。蓋取諸邑名。又曰雲母之山。以產雲母也。周數丁而高數仞。自趾至頂。亂松矮杉。森然而生焉。翳然而茂焉。無有挺幹樛條。聳空插雲之勢。又多頑石。磔砢崎嶇。無有如龍之躍。如虎之蹲。驚目駭魂之狀。其下數里。人家疇隴。繞環之。春則綠

麥芄芄。夏則雜禾離離。加之朝昏炊烟。與雲霧相合。冥漠黯澹。遮人眼目。登而觀之。所見不過此耳。何可爲天下心韻飄逸。托跡於塵表。以烟霞爲栖。泉石爲侶者。言之哉。然而吾鄉之騷人韻士。苟好奇勝者。莫不往遊焉。遊則莫不茶于此。酒于此。諷詠于此。嘯歌于此。以舒其情懷。以致其娛樂。自他人見之。如逍遙自得。未曾願其外者。是大不然。蓋儉生於貧。朴生於乏。驗之衣食。至其飢則一簞之飯。可以飽我腹。至其凍則大布之衣。可以暖我體。當此之時。豈厭五鼎之食。而嫌端委之服乎。是因其貧乏。安粗惡而不暇麗

美耳。世有坐戶窓而對嶙峋者。有居閭門而看巍嶷者。天下不爲鮮也。至吾鄉人。何與之相遠也。經一州無可賞。探一郡無可觀。況於閭門戶窓之間乎。其於奇勝可謂貧且乏耳。今咫尺有此山。雖小亦可矣哉。自天下視之。不過藜藿檻樓之粗。而自吾鄉人視之。亦猶梁肉繡錦之美也。夫賤而爲人所貴者。物之幸也。賤以代貴者。人之不幸也。余爲此山。喜其幸。又爲鄉人。悲其不幸也。己未春。余忽懷躋勝。職事牽引。隔域之行。願莫之遂也。乃與二三親友。携瓢酒而登焉。世其勿比吾於鷓鴣。安一枝。而不顧雲衢。蛙蟆坐井

底。而不知大海者可也。

東端村觀桃花記

乙丑之歲。三月某日。拉友某某。往觀桃花於東端村。述雅事也。午牌出城門。北行二十町許。河水一帶。分界東西。其津曰野錢渡。雨後水勢頗駛。呼舟而濟。右轉又一里弱。得村。所謂東端村也。人家稠密。土地坦夷。環村皆陸田。田皆植桃。桃凡億萬株。嗚呼亦盛矣。時積陰消滅。風氣和暢。花無有未開者。又無有既落者。可謂觀桃之良候也。乃縱橫徘徊。竟得其曠濶而

無所蔽翳者。筵而坐之。坐而觀之。若夫紅花爛熳。覆地綴以綠麥黃菜。日光下徹。三色互映發。人目爲之眩迷者。是近觀之景也。烟霞布上。鬢隸不散。花樹萬簇。照映其下。彩光渾淆。一空燄燄欲燃者。是遠觀之景也。其餘依柳傍竹。掩屋補牆。各異其處。而夭夭蓁蓁者。無所向而無之。豈不壯觀乎。於是命酒題詩。一觴一詠。極歡娛以弄其景勝。蓋騷人之一快事也。吾因有深感焉。初土人之種桃以治產。不知始於何時。今視其樹。往往有長大者。則亦知其業之久也。近歲棉價騰貴。三河地最宜棉。民相競種棉。及夏秋之交。

寸畦尺隴。皆無非棉。民之好利。一至於此。獨此鄉俗。固執古業。不以此易彼者。固因其風俗淳朴。見他物而不遷也。然則斯花之美。則斯民之美。而斯花之榮。斯民之榮也。今吾一遊而觀兩美兩榮。何喜若之。乃記之。

水竹齋記

本藩大夫今井季通。自名其讀書之處曰水竹齋。其名何所取哉。曾質之大夫。大夫曰。愛水與竹所以名焉。余乃欲發其義。退而自止。曰識陋文拙。徒貽笑耳。

竟不以發。一日大夫結社於齋中。社友相謀。以齋記爲題。余亦與焉。安得辭之哉。凡人之愛物。必愛類已之物。故視物之形狀。則人之性質可以知也。今夫愛管絃歌舞者。吾必知爲遊蕩之人。愛丘山泉石者。吾必知爲恬退之人。愛劍戟弓箭戈矛斧鉞者。吾必知爲猛武之人。以已之濠。故愛物之濠。以已之幽。故愛物之幽。以已之銳。故愛物之銳。大夫之愛水與竹。無乃非此意歟。蕩然而廣。濯然而潔者水也。屹屹乎其直。瀟瀟乎其雅者竹也。今大夫博洽群籍。涉獵今古。可謂廣矣。義氣忼慨。拔流俗而獨立。可謂直矣。惡貪

濁之習。厲清廉之風。可謂潔矣。禁奢侈。尚素朴。可謂雅矣。雅與直。竹固類大夫。潔與廣。水亦類大夫。其愛之不亦宜乎。雖然彼廣也。潔也。直也。雅也。非自以爲類已而愛之。彼廣也。潔也。直也。雅也。已但慕其高致而愛之耳。其相類焉。亦偶然耳。抑大夫春秋尚壯。所詣業已如此矣。白茲以往。使益磨厲之。則異日所詣。其節操之剛。余烏知不如竹之排炎蒸而不萎。立霜雪而不傷乎。其功澤及人。亦烏知不如水之有灌溉濡潤之利。而萬物皆遂其生乎。誠如此也。則無所往而不爲水竹矣。豈特類已而已哉。

吉尾君碑陰記

君諱直興。吉尾氏稱多米助。自七世祖仕大給氏。君爲人。淳朴謹良。事親至孝。家貧而多疾。然終始不懈其務。且刑妻某氏。相共嘗艱酸。守清素。左右侍養。能致其誠敬。以終親之身。君又弱好兵法。世之所謂甲州流本傳者。既究其蘊奧。及仕而前後二十餘年。凡四遷官。而事常關牧民。晚轉兵法師範。班近習席。以終焉。嗣子尙義學問行事。頗有名望。及政屬維新。縣大登庸人才。尙義亦與其撰焉。官爲判任。奉職數縣。

竟克興其家道。可謂榮矣。夫行善得報。天道之常。君雖窮於壯歲。得展於晚年。況亦至子。興其家道乎。嗚呼冥冥行善。昭昭得報。天道果無貳也。君以明治元年戊辰二月五日歿。葬西尾康善寺先塋之次。禪定院深入無際者。釋氏所追號也。請文以記墓上之石者。尚義而撰之者。秋山彝也。

庄一郎名倉君碑陰記

君諱伊利號庄一郎。爲名倉氏嫡男。其先出三位源賴政孫大河內顯綱。至六世祖伊直。始仕實崇板倉

公。後世爲藩臣。住三河貝吹。貝吹板倉公先世所封之邑也。父稱一作娶成瀨氏生君。君幼穎敏。文武道藝。凡士之所當學者。悉受之師。師不煩而皆能通。其概。文久二年壬戌三月。始謁藩公於江戶。以父蔭試廣間誥。十二月遷勘定役。元治元年甲子四月。藩公承幕命。與諸侯討賊於常野。君爲馬廻從焉。七月。公留藩兵如江戶。君亦留焉。當此時。賊東西出沒。踪跡不定。吾兵爲水戶軍後繼。探偵追討。七旬不得休。十月。賊據館山。諸道軍圍而攻之。吾兵進至邊田野。既而賊出兵。放火於前濱。轉戰鯉淵。水戶軍退。壓吾先

隊先隊不能進。據岡防戰。賊豫伏於兵茂林。至是齊起絕吾後路。吾兵殊死戰。殺傷過當。賊竟散走。此役也。師還閱其兵。喪士卒數十人。君亦死焉。而以亂軍之故。莫詳其狀。或云君見同隊某陷於敵。大喝一聲。奮而赴之。或云君與敵數人。短兵接戰。俄而倒矣。一事兩傳。不知孰是。然檢其尸。腰有劍瘡與砲痕。則二人所見。同是一事。而一見其始。一見其終耳。今合而考之。君不忍傍視。同輩陷于敵。往而援之。與敵數人相鬪而傷。時銃自外來。爲所貫而斃也。是無可疑者。君既死矣。幕府藩公各賻以金十兩。水戶侯銀十枚。

皆賞其躬殉國難也。乃歸葬貝吹村。享年二十。初君之從軍也。自賦詩曰。常野州邊討賊兵。丈夫臨戰不思生。腰間一劍鳴如怒。驀地先登欲策名。又詠歌曰。心阿羅婆。伊邪參良連與。諸共耳。真先可計氏。道志留辨勢牟。今觀其詩歌之詞。出門之日。心既決死。不復懷生還。是豈不毅然大丈夫乎。古云死或重於泰山。又曰。處死實難。此役也。無君輩奮勵致死。以破賊膽。則官軍亦不能賴以覆其巢窟也。然則君可謂善處難處之死。而死有泰山之重者也。夫遠祖三位公之唱義於治承。雖事不成。以斃厥軀。然四方諸源。繼

而蜂起。竟能殲滅驕暴平氏。則三位公之功。爲不少焉。雖古今情異。大小跡別。至其忠勇義烈。致死酬國。未曾不同也。一日一作君來。請余文以刻石。余喜其能辨大義。繩祖武。故不辭而記之。

靜雄名倉君碑陰記

此靜雄名倉君諱伊貴之墓也。自遠祖又助君諱伊直。至父一作君。六世相續。仕重原藩。君之承家也。方際維新之日。始以士族屬重原縣。重原縣廢。屬額田縣。額田縣又廢。屬愛知縣。君才氣英發。兼學漢籍與

英書。後專心於醫學。明治四年。歷遊橫濱及東京。從近藤杉田田代佐藤石井氏諸名家學醫術。已熟矣。同十一年五月。撰爲琦玉縣醫學教員兼診察課。十二月。以勉勵特拔賞賜。同十二年二月。罹病辭職。將還鄉。過豆州。浴於溫泉。無効而歿焉。仍持喪歸葬。具吹村先塋之次。釋氏諡曰泰性院仁仲道純居士。君生於嘉永六年癸丑正月十七日。死於明治十二年己卯三月二日。享年二十七。嗚呼君以敏才。勵精醫業。齡未壯歲。爲一縣司命。廣施治療。濟救人民。其慈惠之報。身宜享永壽。然而反當厄早世。是不解也。意

其命數之豐約。固有定限。而天亦無如之何耶。是亦天也乎。

伊藤君碑陰記

君以文政甲申歲七月生。以明治十一戊寅歲十月歿。得年五十有五。君諱春房。稱利三郎。伊藤君七郎衛之子。母小栗氏。兄初太郎。以嫡嗣父。君別起家焉。爲人仁孝精勵。成童隨父於北浦。釀酢以營小產。資乏業不振。後買一舟。運載貨物。往返三勢之港。舟小利亦薄。先是父有一大船。會缺船長。君爲之勉力餘

十年。風濤之險。寒熱之酷。身犯之不少。屈焉。旣而獲大利。因再改業。營藏釀酒。亦大竭心力。將使其精比池田伊丹之醇。於是業日進。其漕致東都。一歲多一歲。竟至數千石之多。安政元年不幸喪父。自是專意於念佛。造次必於是。事死如事生。君自幼時。未曾與人爭。人或以非理加之。不敢抗以詞。若懦者然。衆或勸之。淫戲賭博。皆果然絕之。若剛者。是怯於小勇於大。知所輕重。可以見矣。及其得志也。恤鰥寡。賑困乏。人多浴其澤者。及歿。遐邇親賓會葬者。幾百人。服其德也。嗚呼。君操行有終始如此。非學而能之者。蓋其

天性然矣。君娶新美氏。有數子。多夭。獨李子順三郎。健康繼家。夙慧絕人。豈非天將昌其後耶。

朝長君碑陰記

朝長君爲人。沈毅克忍。尤好讀書。手常不釋卷。福田藍田飯山三氏。皆以儒術鳴於當時者。君幼而歷從之。日聞其所不聞。月知其所不知。年十二。仕爲大村氏侍童。三年辭職。未幾。大村主罹疾歿。時征東役起。嗣子從軍。遠在奧地。道路騷擾。難於達訃。募家臣。家臣遂巡莫應焉。君年尙幼。奮然應募而行。跋涉山海。

間關崎嶇。經數十日。到二本松。始得達使命而還。後如豐前。學英語於小幡氏。數歲業大進。嶄然露頭角。既而又赴東京。入慶應塾。勉學年餘。理益精。名益揚。明治十年。應辟於本縣。爲師範學校教頭。十二年轉中學校長。十六年。文部賞以一等之典。以其有勳勞於教育也。由是感激益竭。力於統理。無或懈怠。先是君屢病。每病輒變。由腦及胃。由胃及肺。其症不一而止。自客歲七月。復臥床。荏苒數月。遂至不起焉。實十二月二十九日也。享年三十有三。越三十一日。葬于西本願寺別院之傍。故舊親賓執事會葬者。凡數百。

名。縣賻以金若干。酬生時之勞也。既葬。碑前設石花筒及石水盤。是中校職員之所奠。又建石燈籠。是同校生徒之所奠。嗚呼榮哉。足以觀其平素焉。夫君之勤學奉職。以能立其身者何哉。由克忍也。是可嘉耳。然忍而不泄。則心氣鬱。心氣之所鬱。病之所生也。然則君之所以立其身。則所以斃其身也歟。亦可哀矣。君諱武八。號旭巖。朝長氏肥前宮村人。祖武右衛門君娶橋口氏。三男長曰茂太郎。次曰伊右衛門。次曰悌次。女二人阿松勢乃。武右衛門君勤儉。家道頗豐。歿。長子茂太郎繼。次子伊右衛門。分產殊居。隸大村

氏。娶澁江氏。生一男一女。男卽君也。女曰竹。適小鳥居逸民。伊右衛門君歿。君繼。乃迎母氏於寓居。以承驩。君屢娶無子。及疾病曰。吾一旦易簀。恐永絕宗祀。豈不天地之罪人乎。於是以外叔之子靜雄爲嗣。配以妹之女。爲齡尙幼。皆在鄉里。其至大故。不能星夜及葬也。塚壙築埋之事。宮崎翁幹之。世系履歷之概。山田君狀之。蓋因其遺言也。一日宮崎翁携山田君之狀。來徵余文曰。亦其治命也。余奚敢辭。乃叙其所克忍者爲之記。

勉齋伊東君墓誌

勉齋伊東君諱賢能。世居尾州龜崎。父賢親君娶市川氏生君。君在胎僅七月。故自幼多疾。以兄天繼爲嗣。爲人溫藉敦篤。信奉佛教。傍好書史。撮古人言行以訓戒子弟。又口常唱佛名。生涯所唱。其數至一億五千七百餘。家業釀酒。酒號敷島。其漕運東都。歲不下數千斛。當時都下言名酒者。以敷島爲稱首。家業之盛。可以知矣。性甚慈仁。嘗購一屋。積其稅以資賑濟。欲令子孫永繼其志。天保丙申歲大飢疫。一鄉比屋臥病。其不病者亦恐傳染。委而不顧。君令招醫於

他鄉治之。貧者卑藥價。飢者卑糲粥。救恤盡心。賴而活者。不知幾人。本郡嘗屬尾張侯。封內會國用不足。於是楮金貨換之議興。君謂邦內之楮貨。止行於封內。不行於他邦。今以楮貨換金貨。則大傷商事。乃奮然集議。募郡中金五萬。獻之以補不足。換貨之議遂止矣。一郡運酒之船。歲數千艘。水夫每鑽竊之。主者不能檢焉。君乃首議。召水夫。與人酒一樽。金若干。慇懃誠諭。無賴水夫。有恥且感。宿弊頓改。龜崎之爲邑。一港灣也。人或欲填海口。新闢田。君慮碇泊之不便。與閩郡議。請官買海面數千頃。屬之本邑。其人不能

施策。自知多郡渡三州。以本邑爲要津。舟子貪數倍之利。行客頗苦之。且海湄積泥。不便於運舟。君乃興議。渡舟則定。雇額。置人檢之。津口則浚之。布石於水底。由是往來得便。既而年五十。委家於長子賢道。閑散自適。不復關俗務。明治十年歲次丁丑。某月日。罹病逝矣。年七十。釋氏號曰唯念居士。其臨終也。手猶不釋念珠。誠心事佛如此矣。及葬。父老嘗受惠者。皆來會。或至終夜護茶毗。既畢。得舍利於灰中。瑩然有奇光。人皆謂法力之所致也。理或然矣。配寺田氏。先君歿。六男二女。或嫁或嗣他家。天者唯二男一女。內

外之孫。凡十七人。曾孫二人。螽斯之盛。於是乎觀之。嗚呼。君之在世。整家規。教子弟。愛人物。利鄉邑。何其德之大也。傳曰。天祚有德。君幼而脆弱。長而健全。家道益隆。子孫愈繁。齡過古希。安康終世。有德之享祚。豈不信乎。

高橋君墓誌

余忘年友高橋順夫歿。子士達繼焉。距今二十年。時方際多艱。不遑謀墓誌。今以海宇始寧。身跡略定。乃銳意於此事。請余文以誌之。其志可好矣。昔余父受

兵法於君父。君子受文學於余。是余與君。不啻爲友。亦有通家之誼。所以不辭其請也。君諱顯。號梅庭。父諱勝吉。娶穴戶氏。文政戊寅歲生君。君齡甫十四喪父。從藩教授福島某學焉。學漸進而爲副教授。後遷使番。文久壬戌歲。役于江戶。藩邸爲權取次。又爲權物頭。是歲六月罹病辭職。歸西尾。遂不起而逝矣。得壽四十六。君爲人才識明敏。志氣英邁。真率任性。行無矯飾。兼學和漢。最長於國歌。酣醉諧謔。不顧細謹。然及論時勢。慷慨顯於辭色。與世之和歌者流。徒沈醉於風月。優游以卒歲者。論不同日也。昌平之習。各

藩用人。例因資格。雖俊才坎坷以終身。故君常抱負利器。沈滯於當時。其憤積悒鬱之氣。蓋有借歌與酒以洩之者歟。噫其意可悲耳。君娶原田氏。生四男二女。長男卽士達也。文學操行。爲一藩之撰。歷諸要職。至權少參事。及藩廢。仕大阪府。職掌庶務。班準判任。君可謂有子矣。

159
4
132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faint text.

